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之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撰

平陵宋 獻獻孺訂

防風茅元儀止生校

高拱字肅卿河南之新鄭人生而狀瓌奇刻苦
學問通經義務識大指爲文不好稱詞藻而深
重有氣力十七舉鄉試魁其經又十三年始成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脩滿九載遷侍讀
時

穆宗爲裕王開邸受經而拱首與焉拱至進講
輒反覆辨析王頗目屬之而又與其邸近幸中
貴人昵好亡間時輔臣嚴嵩徐階內相猜若水
火拱往返其間亡所見厚薄而嵩階亦以其在
王邸異日當得重相與推轂之以是亟推遷爲
翰林院侍讀學士時秦鳴雷已先爲學士矣顧
僅遷南國子祭酒而拱遂以太常寺卿兼國子
祭酒亡何拜禮部左侍郎尋轉吏部左侍郎掌
詹事府仍兼學士拱凡一副主鄉試復主會試

所構程式文頗見稱而其主會試也所進題以
字嫌忤

上意幾欲有所行遣階從容解之乃已尋拜禮
部尚書召入直撰齋詞賜飛魚服亡何與郭朴
同入內閣朴得武英殿大學士而拱爲文淵閣
春芳以朴銜吏部遂亦改吏部居朴前然事皆
決於階春芳等具員而已上有所顧問亦唯及
階階之始爲禮部以至首輔十五年而請立太
子者數四

上春秋高意不欲言繼嗣輒報寢時
裕景二王方並重朝野憂其端以爲且有所更
樹姦人從而陰爲蠹矣一旦

論景王之國咸鼓舞稱慶而姦人者亦得罪去

一日

上忽下諭自謂郊廟弗躬早朝久廢且病弱弗
任卦數向周宜卷身奉玄傳繼不可緩不然恐
或後醜耳且令與在直諸臣密計以對階皇恐
對謂此豈可與諸臣計夫所謂後醜者必有非

常悖逆之人而又有大奸惡左右之以有此叵
測今何足疑也

上又謂得無以久待爲恨乎階又力辯而

上猶以

成祖之注意在孫而弗及子爲問且云賢孝難
必吾言不甚妄階又言

成祖之在位久

仁宗之在位促皆天命也繼承之際史冊甚明
上道德隆備天命所歸而今之

首車傳卷之六
太子賢孝又中外所共聞萬萬無可疑者居月
餘景王自德安奏書以

上不豫請躬詣玄嶽祈禳以嘗

上下階擬階知爲中涓泄之方謀所以沮止而
王亦病復奏書請醫階因擬遣醫調治而令王
且靜攝毋輕動俄而王薨於是

裕王乃復安景王所請全楚土田湖陂可數萬
頃皆侵之民階擬悉以還之諸王無得乘而矯
攘者楚人大悅

上以祈雨故欲建雩壇又欲重建

興都故宮殿階以府庫財竭而鄭襄困水力阻
而止天下鹽額獨淮揚重歲賦六十萬金而前
是鄢懋卿欲取

上悅增之至百萬金商不能供至有雉經者則
皆竄徙階乃風御史奏復故額額乃登竄徙悉
歸

上故好玄素術多所服餌晚節益甚階時時持
之而方士熊顯與藍田玉胡大順比而爲妖妄

鍊水銀托乩語進曰金書天章是爲先天水銀
長生之藥

上以問階階力言其不可輕餌乃已又以乩當
請而不下問階階對謂紫姑附筆亦有之第此
曹非能究其術大較與所使媾結得

上旨乃能答今不得

上旨故不能答耳因極言藍田玉胡大順譎張
洞喝以挾取人貲不可信亡何俱以妖露論死
上旣以服餌故病躁而戶部主事海瑞極論

上過失 因而風譏階

上恚甚逮置

詔獄欲殺之且諭階於南都治

別殿棲止以避瑞階謂

主聖則臣直瑞固戇然不過仰恃

聖明在上沽直諫名耳殺之則成其名容之則
益見聖德之廣

上抵階疏地已而取讀之又取瑞疏讀之遂得
長繫上雖不殺瑞然意忽忽不樂病亦益甚

論階欲幸

興都階謂且試之也因據

上體罷不耐

輦路勞爲對而

上意忽決諸中涓貴人皆具轡幙糗餼之類六軍且甲矣以問階階乃力言南幸事臣所以不敢從命者一以爲

聖躬計一以爲國事計往者興都之幸爲己亥距於今二十有七年

皇上自度精力之壯盛孰與往時計

聖體違豫十有四月矣毋論彼二十七年卽今日體氣之康豫孰與此十四月前夫輦行不及宮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庭之適計天祐

聖躬豈必遠行而後獲萬康之慶也已亥之歲虜警甚輕彼時猶遣輔臣行邊六卿出督內而九門外而三關俱設大臣帥重兵以填之今之邊境聲息時聞內外官軍未甚整練而六飛遠狩都輦空虛狡逆之謀倘或竊發

首輔傳卷之六
聖駕在外能不驚憂抑不特此二事而已至於
有司科歛小民如

聖慈所軫念全楚兵荒頻仍如撫按所奏陳者
臣尚未之及也

上指奏內狡逆之徒倘或竊發獨乙之而報階
曰此八字不可作常視其罷行於是中外心遂
安始春芳訥之共政也事階謹側行僂僂若屬
吏而朴拱皆階所薦也顧於禮稍倨兩人皆河
南爲鄉曲而拱以朴蚤貴事推之朴念拱侍經

裕邸異得其力兩人相與懽甚階微聞之不懌
而拱以驟貴而驕每謂階太假言路爲非大臣
體言路亦聞之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汝嘉者才
而好挾重故嘗與拱貌相善也偶劾罷拱之姻
親工部侍郎李登雲拱與客言之而怒汝嘉內
自危而又探知階意時拱未有子乃移家近

西華門日伺

上晝寢則竊出與女媵私迫暮而後進又一日
上病甚誤傳有非常拱盡歛其直舍器服書籍

出之應嘉以是爲拱罪露章劾之且發其它事
賴

上贖不省階擬報聞而拱辭辯疏

上亦兩解而已亦無所褒美拱意階右之謂應
嘉欲深文殺我以是恨二人切骨亡何

上大漸遂崩當大漸時階念

上英斷類

高帝獨齋醮土木珠寶藏作不已民力小困而
一時抗言廷諍得罪者雖其志若已伸而未牽

復欲自登極詔發之不能無疑於改父而

上克終之德未光時門人張居正爲學士方授
經

裕邸夜召與謀具遺詔草不以語同列質明謁
王請入臨畢遂以

詔草上報可

詔下朝野舉手相賀至有喜極而慟者同列皆
惘惘若失而朴尤推時語人徐公謗

先帝可斬也拱亦與相應和而是時朝儀廢不

講者二紀餘初元故老獨階一人在諸所草創皆中節而登極詔赦尤詳切人舉以配

先帝登極詔云登極詔故相楊廷和草也廷和言至是始驗都給事中胡汝嘉以數言事得用轉橫而會吏部都察院考察庶僚應嘉亦參與焉既得旨而復論救給事中鄭欽胡維新非故事於法當罰懲而階時已示公同列使輪直筆而已酌之時郭朴當執筆曰汝嘉小臣也

上甫卽位而敢越法無人臣禮宜削籍階度朴爲拱報讎而傍睨拱則已怒目攘臂乃不復言而削汝嘉籍爲編氓命既下諸給事御史合疏請留應嘉其語有所侵擿階乃與春芳等具疏謂應嘉論救考察非法所以擬斥給事御史謂上初卽位宜開言路廣德意所以請留臣等欲守前說則涉違衆而無彰

陛下恩欲從後奏則涉徇人而不能持

陛下法因兩擬去留以請中旨薄應嘉罪調外而當階具疏時拱故不言而目屬郭朴復力持

首車傳卷之六
之幾失色於是言路意應嘉謫出拱指羣上疏
攻之

上以拱輔臣且故嘗受經不聽歸而言路益攻
之不已拱恚甚欲階擬旨杖責階從容言當

先帝時以謫斥威言者不已而至杖杖不已而
至戍且長繫戍長繫不已而至僂然竟不能杜
其口有如海瑞者出吾曹人臣耳寧可以力勝
拱益不悅而恃

上左右多

裕邸中知舊乘忿抗疏至與言者辯而交相詈
當是時內閣凡六人階與春芳朴拱而益以陳
以勤張居正以勤居正亦皆

上所受經而拱友也一日方會食拱忽謂階曰
拱嘗中夜不寢按劍而起者數四矣公在

先帝時導之爲齋詞以求媚宮車甫晏駕而一
旦卽倍之今又結言路而必逐其藩國腹心之
臣何也階良久曰公悞矣夫言路口故多我安
能一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

公獨不能結之耶我非倍

先帝欲為

先帝收人心使恩自

先帝出耳公言我導

先帝為齋詞固我罪獨不記在禮部時

先帝以密札問我拱有疏願得效力於醮事可

許否此札今尚在拱乃頰赤語塞春芳等邀而

與至階室謝罪階出即堅卧引疾拱亦引疾

上俱慰留之而拱以登極恩遷武英殿大學士

與朴春芳俱加少傅太子太傅驟貴甚于是給

事御史合而就階第敦勸視事而其醜詆拱無

所不極口乃至白簡無虛日而南都亦響應矣

當

先帝日所以嚮信階甚階又多在直其二子在

外不能無干請舍人子橫行鄉里間頗有指拱

故鉤得之緣飾為疏將以訐指階而至是迫則

授其門生御史齊康俾上之階乃疏辯乞休而

左都御史王廷等合九卿及給事御史交章請

留階而極論拱與齊康罪狀

上爲謫齊康遠外而許拱養疾然尚賜金幣馳驛遣行人導行而使鴻臚卿宣諭階始出視事乃露郭朴所以私拱而阻胡應嘉狀於言路移攻朴朴亦不能安久之引疾去其恩禮薄不能如拱而頗有以階爲甚者時

上開經筵階爲知經筵事春芳以勤居正同知經筵事修世廟實錄階與春芳俱充總裁亡何上欲幸舊邸階等三疏止之不聽

先帝朝言事諸臣得罪者多自田間起暴貴而旣以階勝拱則恃而益強事毋論大小輒爭上久而不能堪諭階等責其欺肆令詳處階言言官遭際昌時思欲報答非敢爲欺第性氣粗率則言或過當事出風聞則語有失實不諳事體誠有之謹錄

聖諭轉示使各省改而同列尼之者云奈何不擬薄譴階曰卽

上遽有譴我曹且力諍而乃導之譴乎則曰如

上諭詳處何曰令省改卽處也及疏上

上亦竟弗罪也而御史李惟觀上疏請毋得詰言者以廣忠益階擬旨報聞

上以筆乙之而給事中馮成能復推其意爲疏婉而加詳同列謂得無復作報聞乙乎階擬旨謂聽諫乃朕素心卽善言未嘗不嘉納昨諭爲不諳事體者發耳自今宜審所言以稱塞朕意同列皆難之階曰彼獨不難言而我乃難擬也且

上所以乙御史疏者正謂未有以開明之耳擬上果不異俄而有

中旨令翰林臣撰中秋宴致語階疏謂

先帝神主猶在几筵卽小小宴樂猶不可而况致語哉

上於是併罷宴

上欲以九月詣天壽山行祀

諸陵階與同列言

皇上此舉蓋重祖宗弓劍之藏切歲時霜露之

感非他遊幸比第

天子之孝以保安社稷為大故

龍輜發引尚不親送

山陵二祭止於遣官今年暑雨而後禾稼滄沒

坊舍摧塌萬乘親行六師供億何以待之蓋持

者再而

上不聽乃盛陳北虜窺伺叵測意以闕始報俟

異日其明年春警稍解

上竟行謁

陵禮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人滕祥李芳以意問

曰行禮在次日

上欲輕騎一出觀形勝可乎階曰

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遊而

後行禮非所以展孝思也祥等曰然乃祀畢而

後出遊俄奉

旨以太監呂用等分監團營兵階與同列上疏

謂今無所謂團營者且中官坐營起於

景帝而革於

世宗臣望

陛下以

世宗爲法以兵政隳廢爲慮

上不憚所以督責頗峻而階等爭之益力乃爲
寢前

旨俄復命修內教場勅中貴人習騎射階因御
史言復率同官上疏謂

陛下此舉蓋因邊方多事居安慮危故示邊臣
以意使之振戎飾武耳如御史言則有防微杜

漸之慮臣等竊謂邊方遠禁地近

聖躬重戎務輕當

先帝時嘗欲立二內營而復止之此必有深意
在不可不三思也亦報寢

聖誕日修

先帝故事加恩階錄一子尚寶司丞春芳加兼
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階尋考十八載滿自
劾求去溫旨慰留不聽而命吏部議擬加支伯
爵俸錄一子錦衣千戶仍進少卿璠爲太常卿

賜

勅褒諭宴禮部階辭乃聽免伯爵俸時有小璫以事干巡城御史不應則踵門而詈御史御史怒執而笞之羣璫趣之司禮中貴所欲奏訐御史階業爲解得免而御史乃劾論璫璫恨甚結黨百餘人要御史於午門毆辱之都御史王廷擬疏糾羣璫以問階階念疏卽行彼璫爭自匿欲得其主名則且展轉不可究詰萬一彼先之以誣我禍且叵測先朝事可監也乃使人致司

禮之上佐曰尚文者語之曰諸貴人羣毆御史業何處文倨謂內外各有體相公毋但爲御史惜階曰吾非爲御史惜爲

國家大體惜且爲司禮諸公惜耳文怪問何謂階曰毋論御史王臣卽

天子臨御之所而羣毆人能保

上之不怒乎諸公何不以時訶得其人而速奏之卽外廷有繼者其輕重在諸公手而

上必不怒諸公體故在也文悅以告其長滕祥

悉得其主名叅之王廷疏繼上羣璫寤不能自匿又無可以宛轉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惡三人百發邊戍餘九人各六十爲南京淨軍階旣以

詔旨有諸鎮進鮮奪太和事權與諸監局工役而所持諍又多

官禁事伸者十且八九往往假曲而行久之其人益側目而李芳者故與梁佃俱侍

裕邸爲承奉其在

世宗時芳已備散局其人頗好讀書自負以呂強鄭衆之流甚惡嚴嵩奸而薄階以不能救正旣與梁佃俱驟貴而佃聾老滕祥已卒芳益發舒數抗章言外廷事而諸多以故事持之不盡售芳頗以望階階亦覺其意會諫

上幸南海子不聽上疏乞休至三上皆

優詔不許而亾何張齊之事起張齊者戶科左給事中也使宣大納商賄三千金而爲之請欲破壞鹽制以利予商大司農格不行商聚而咻

之事且泄故爲大言聳階欲發兵十萬襲邊民
之入虜曰板升者爲奇功以解階晒而已已謁
吏部尚書楊博博偶問君近從二邊來鹽商得
無困否齊謂博已知之復上疏請考察庶僚及
聽大臣自陳與以恫喝止博而階復謂非時不
許齊迫則走謁階子璠欲求爲居間璠病不出
齊恨甚遂露劾階六事多御史康陳語

詔調齊外任階再上疏乞歸而張居正意不欲
階久居上且與高拱有宿約以密紙報李芳階

欲不任矣遂許之尋賜馳驛再以春芳等請加
恩給夫廩璽書褒美行人導行如故事陞辭賜
白金寶鈔彩幣襲衣於是九卿大臣給事御史
上疏慰留而都御史廷獨探得齊納賄事劾之
下獄論戍邊而春芳始爲政春芳爲人性寬平
事期安靜不好爲躁刻時人比之李時其氣力
不如也而潔廉過之時陳以勤張居正居其下
居正視春芳篋如也始春芳見階乞歸而歎曰
徐公尚不任調停我何以勝之且夕惟有歸耳

居正從傍曰如此庶幾成一名春芳嘿不應而亡何趙貞吉自詹事府入貞吉故有伉直聲旣爲嚴嵩所籠終不能堅久而晚節中貴人陳洪善而薦之旣入多所紛更欲創革兵制與兵部尚書霍冀異使言官噪而逐之又緣冀孽吏部尚書楊博於陳洪復逐之中外皆側目春芳糝稜而已不能有所持衡而居正與

上左右合起拱於家使掌吏部故事居內閣者不當出理部事理部事不當復與閣務拱稱掌

不言兼當爲部臣矣以故不遣行人齎璽書諭而僅部咨拱日夜馳至京而趙貞吉亦謀之春芳欲掌都察院春芳不能違拱旣陞見與貞吉俱免奏事承旨遂叅預閣務而王廷與刑部尚書毛愷卽日歸矣胡汝嘉以叅議方憂居一夕自恨死而最右階而攻拱者歐陽一敬陳瓚皆以給事中爲太僕太常少卿皆移疾歸一敬至在道憂死物情洵洵拱乃使其所知徧布腹心於言路曰拱當洗心滌慮以與諸君共此治朝

所修怨而快意者有如此日言路諸臣乃稍稍自安拱亦間進一二以明無他而拱既已安則漸橫出而坐吏部斥陟四品以下風言路之爲其門人若韓楫程文宋之韓輩使齟齬三品以下入而扼春芳腕使必行而是時趙貞吉亦恨階之不留爲禮部而遷之南京也相與日吹摘舊事以見階短時撫按諸臣猶舉遺詔請褒進刑部主事唐樞官而廕杖死者都給事王汝梅子拱特爲之寢格而上疏極論謂

先帝以神聖御極峻烈鴻猷昭揭宇宙

皇上嗣登寶位志隆繼述所謂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當時不以忠孝事君假托

詔旨於凡

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起用之不次超擢立至公卿其已死者悉爲贈官廕子夫大禮

先帝所親定所以立君臣父子之極也

獻帝尊號已正明倫大典頒示已久而今於議

禮得罪悉從褒顯將使

獻皇在廟之靈何以爲享

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

皇上歲時祭獻何以對越二聖至若大獄及建

言得罪諸臣豈無一臣當其罪者而乃不論有

罪無罪賢與不肖悉加褒顯無乃以反商政待

皇上歟卽武王克商反其政亦不過釋箕子

封囚

比于墓加意賢者而已未聞其於商家所不用

之人盡用之也而况

皇上乎

皇上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

先帝之臣遺諸

皇上者也而乃敢於如此自悖君臣之義而傷

皇上父子之恩非所爲訓天下也夫人臣歸過

先帝反其所爲以行已之私臆非一日矣宜亦

有明之者矣而今當時之臣尚公然爲之不覺

其悖傍觀之人尚漫然視之不以爲非豈天理

果滅人心果死歟若終始嘿嘿不一破其說恐

天下之人直以悖逆爲當然天經地義淪斃日深無父無君之事將由此起則何以爲國也得旨是其言罷樞及汝梅不旌復以遺詔王金陶世恩等妄進藥物損朕躬而法司當之子殺父律當劓當朝審拱復上言臣閱此讞牘不勝隱痛流涕曰

先帝之受誣一至此哉古之人君有殞於非命不得正而終者其名至爲不美

先帝聰明睿智事無大小洞燭隱微至於保愛聖體尤極詳慎卽用太醫進劑亦必有

御札與輔臣商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有旣服而受傷不以爲言又復服之理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蓋自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經歲從容上賓曾無暴遽天下所共聞而今乃擬王金等前律謂先帝爲王金所害然耶否耶議事者不知何意誣以不得正終天下後世以

先帝爲何如主因乞下法司更議其罪仍宣示

遠近付史館有

旨復是拱言前是時有司所論金等殺父律果未當拱得以藉口其議亦有可采者而拱意實欲寘階死所謂欺謗

先帝假托

詔旨皆死法也且因以傾春芳賴

上不甚解不及階法司改減王金等至戍刑科給事中駁謂金等坐前律固不當而熒惑先帝事有指宜坐斬勿赦拱怒遂遷給事中於

外拱爲人有材氣英銳勃發議論蜂起而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卽左右皆爲之辟易旣漸得志則嬰視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師亡敢有抗者間遇親知引滿詭浪一坐爲懼在詹事日與學士瞿景淳同修大志嘗引鏡自照曰吾殆神龍乎景淳老儒然亦好戲曰公以爲龍耶吾直謂蚯蚓耳拱大怒擲鏡碎之詬而出景淳春芳座主也以侍郎歸病卒而是時陳以勤

與拱俱爲

裕僚而名位亦相等拱意忌之會以勤奏時政六條中於吏部微有忤偶與其屬言及曰高公故不諳此其屬泄之拱拱怒卽故屈其奏多不行而以勤微知其端上疏懇乞休

優詔加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璽書褒獎賜金帛夫廩馳驛使行人護行以勤歸而拱益橫旣覘知

上意有所不悅於言路遂因左右媒而傳旨下

吏部考察拱請與都察院共事貞吉雖故與拱合而欲甘心階然惡拱之借考察以盡快宿憾上疏止之不聽而拱以是恨貞吉拱乃悉錄其嘗論摘者魏時亮等黜之陳瓚等謫之而間及貞吉所厚貞吉亦持拱所厚以兩解拱以是益恨貞吉而韓楫爲吏科都給事中遂上疏論貞吉庸橫疏當罷貞吉恚力辯謂人臣庸則不能橫橫非庸臣之所能也往奉

特旨命臣兼掌都察院事臣所以不敢致辭者

竊思

皇上任高拱以內閣近臣而兼掌吏部入叅密
勿外主銓選權任太重雖無丞相之名而有兼
總之實卽古丞相亦不是過此

聖祖之所深戒而垂之訓典者

皇上委臣以綱紀彈壓之司與之並立豈非欲
以分其勢而節其權耶今且十月矣僅以此考
察一事與之相左耳其它壞亂選法縱肆大惡
昭然在人耳目者尚禁口不能一言有負任使

如此臣真庸臣也若拱者然後可謂橫也已夫
楫乃背公私黨之人而拱之門生其腹心羽翼
也他日助成橫臣之勢以至於摩天決海而不
可制然後快其心於此已見其端矣古之史魚
一小國之臣爾雖死不忘其主尚欲以尸諫臣
受

皇上知遇若此今雖去敢不以

國家大禁

聖宗之所深戒者一陳於君父之前乎因請還

拱內閣勿再預吏部事中貴人洪雖欲兩庇之
知必不可並立爲言於

上使貞吉歸而拱亦上疏辯其辭頗遁

上優詔慰諭之然竟貪吏部權不能辭也階之
在先帝朝而燕中有習白蓮教者相聚爲奸淫
不已且若有異謀其伍有告之階家僮徐實者
階以屬兵部時楊博爲尚書悉捕而誅之實論
功得爲錦衣衛百戶頗橫燕中至是拱使人告
言實罪下獄煅煉之俾引階爲誣人反妄殺以

爲功而不能就止坐實它事死拱益怏怏於是
召齊康起張齊而會階之鄉人陳懿德者素不
悅於階自翰林謫而拱其座主擢之尚寶司丞
懿德乃與同門韓楫程文宋之韓及兵部郎中
周美等日爲拱恫喝言階以數萬金謀於中貴
人且起用矣至曰階使刺客刺公矣時時推筭
階星命以媚拱曰階於法當僂死其數亦盡今
歲而階之子前太常卿璠與少卿琨性貪鄙嘗
使其家人置私邸於燕市訾可三萬金階不知

也客乃爲拱謀階所藉以復起者訾竭其訾可
無復起乃因階之鄉人漢陽守孫克弘行候問
而指其爲階所使捕其人下司隸御史使引邸
中僮奴悉逮而藉之復使給事中張博等論階
三子行巡按御史逮而起其門人前蘇州知府
蔡國熙於家復其官旋擢爲蘇松兵備副使委
以階父子而階之讐復上書誣階父子事併下
撫按悉以委國熙國熙故任蘇時潔廉有惠愛
時階方在政而奴之賈於蘇者橫國熙以法外

窮治之御史聞而數難國熙不自得乞休家居
久不能持貧而謁齊康挾之于拱拱悉其事故
擢之國熙乃窮治其事且募能言階三子及家
人事者有賞於是階之故人子前府同知袁福
徵諸生莫是龍皆以微憾爲謗書藉陳懿德以
投拱福徵遂卽家補鳳翔且之任首挾階五百
金於是凡生平賂階之三子者有所負進而多
責償者皆前挾金不已而奸黜小人至無故而
挾之亦得所欲去三子皆就繫僅階留而不堪

其咻堵其室矣松俗故澆至是遂益潰壞浸淫及他郡拱於是多改其門生爲部屬大理者悉以爲給事御史而部之員外郎至知州入而實授五品者亦得爲給事自劉瑾亂政時一行之數十年所未有也前是虜大酋俺答走其孫於塞請歸之當入貢因與互市邊臣王崇古方逢時爲言於朝朝議嘆惜不能一拱奮身主其事張居正亦知之所以區畫頗當亡何而貢成春芳亦緣以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

而拱加兼太子太師居正加少傅俱進建極殿大學士錄一子尚寶司丞春芳雖以拱之故不得舒然猶時取裁約不至過甚間爲階寬解而拱漸不樂南京吏科給事中王禎緣而論春芳乃力請骸骨凡三上疏許之恩數一視階而拱當居首陽上疏請解部事三辭

上不許而賜之白金文幣繡蟒服所以褒諭甚厯亦陳洪力也時廣寇方鴟張督撫臣請以兵討除之與拱意合乃爲獎借得盡力而遼東數

與虜角拱善其撫臣張學顏以及總帥李成梁拊而用之遂屢勝成功名拱初起強自勵人亦畏之不敢輕賂納而其弟爲督府都事者依拱後第而居於是韓楫等乃數携壺榼往爲小宴拱自閣或吏部歸卽過其弟見而悅曰若等乃爾懽吾不如也因留酌自是以爲恒而益以珍餽果飲食愈暢乃各進其所私人欲遷某官得某地拱時已且醉曰果欲之耶以一琴板書而識之次日除目上矣以是其所狎門生及客皆

驟富門如市而楫文之韓輩有所恨於他給事御史至中夜警門而入拱出見之則陽怒若氣不屬者曰某某乃欲論吾師吾知而力止之暫止耳故不可保也拱恚且恐質明卽召文選郎移缺而出其人於外亦不更詳所繇以是中外益畏惡拱以爲叵測而拱最後時時與客曰日用不給柰何其語聞諸撫鎮以下賂納且麇集矣初司禮之首璫闕時馮保以次當進而偶有所忤不得意於

上拱亦素畏之乃緣

上意薦陳洪洪故長御用者也例不當司禮而得之保恨洪因併恨拱洪因而力爲拱內主然其人不甚識書久之以忤旨罷出外而孟冲長尚膳者也與司禮遠而以割烹當

上意拱復薦之而保居次如故其恨拱刺骨拱亦覺之拱故爲祭酒而張居正以中允兼司業拱自負以必且相相則當雄重不爲經常貴人而已而器居正材謂且勝我居正亦委心依拱

兩人懽相得不啻兄弟每夜語達丙而其後拱不容於階居正爲之謀得善歸其復出居正亦與有力復合而傾其同類且盡僅一般士儋亦裕邸故臣自禮部入累遷至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矣士儋之入亦中人援以不由拱故拱不能無忌而居正亦厭之士儋惟不能曲事拱而拱素賢張四維自諭德躡爲學士又躡爲吏部左侍郎幾欲前薦之入閣而士儋得之故亦心怨拱與四維會四維以鹽鹽事見糺御史郤永春

雖解而它御史復及之疑出土儋指於是拱之
客亦有爲四維而論士儋者士儋亦疑出拱指
而韓楫復陽語脅士儋欲其自免歸故事給事
中朔望入閣楫士儋對衆而詰楫曰聞科長欲
有憾於我憾則可爾毋爲人使旣別拱語之曰
非故事也士儋忽勃然起曰若爲張吏部道地
而抑我我不敢怨而今者又逐我而使張吏部
據我坐若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
我若能長有此坐耶揮拳擊之不中中几其聲

嗒然拱不能卒荅居正從傍解之亦諄而對明
日韓楫之疏上士儋得請致仕而階從困中上
書拱其辭哀拱雖暴戾頗心動居正亦婉曲以
解而蔡國熙所具獄戍其長子璠次子琨氓其
少子瑛家人之坐戍者復十餘人沒其田六萬
畝於官御史聞之朝拱乃擬

旨謂太重令改讞而國熙聞而變色曰公賣我
使我任怨而自爲恩尋以遼東大捷聞拱進柱
國中極殿大學士而居正以六年滿加兼太子

首輔傳卷之六
三十一
太師至是再加少師是時內閣獨拱與居正拱等因上疏請益補報謂吾用卿二輔以理天下足矣何必益拱乃薦起故少傅吏部尚書楊博禮部尚書高儀於家然尚不肯還博於吏部而使之長兵部儀亦以原官領詹事府而已久之儀始以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與拱同事而御史汪惟元上疏譏刺時事謂執政之臣不當爲操切報恩仇拱召而詈之亟補按察僉事以出而尚寶卿劉奮庸所上疏其譏刺益切給事中曹

大埜遂抗章糾拱罪狀遂并奮庸謫外而疑居正與知之又以其常與中貴人通而匿其事面叱數甚口居正頰赤強笑謝罪拱淺人也不復記而居正啣拱深然絕不露拱以大埜言稍戢歛而司禮孟冲復忤旨出外保遂代之與拱意相忌而

顧
穆宗不豫尋大漸召拱居正見而憑几執拱手

皇后言以天下累先生且復爲

諭屬拱等後事事與馮保商確而行俄而
上晏駕時

今上在東宮拱乃條例卽位數事上之頗周悉
然大指使政歸內閣而不傍落尋要其門下給
事御史爲諸疏以劾馮保時居正當遣視

陵地不出拱使所厚語居正曰當與公共立此
不世功因語云云居正陽笑曰小事耳何足言
不世功而密遣人報保保得爲備乃言於

皇后

貴妃曰拱欺

太子幼冲欲迎立其鄉周王以爲功而已得國
公爵矣又多布金於

兩宮之近侍俾言之

皇后與

貴妃皆錯愕保乃抑給事御史疏不遽達而擬
旨逐拱責其專擅無君令卽日歸田里以次日
召羣臣入聽宣

詔拱猶謂此必逐馮保也使使約居正入朝居

正前已知之而稱腹疾故徐徐進至奉天門中
官出

三宮詔皆啓而授鴻臚使宣則逐拱拱面色如
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居正傍掖之起使
兩吏扶携出以明晨僦羸車出宣武門道傍人
皆挪揄之有詈者居正乃與高儀疏請留拱不
許請給驛許之至良鄉而始具威儀以歸於是
階事盡解三子皆復官家人不麗一笞杖至年
八十

天子遣行人卽家賜

璽書褒諭錫金幣及繡蟒服階遣其孫疏謝詔
予官中書舍人明年卒賜祭者九復加四祭以
示重官爲治葬贈太師謚文貞再予一子官尚
寶司丞又明年春芳亦卒賜祭九加二祭其他
俱視階亦贈太師謚文定而拱之歸也意忽忽
不自得間從故人飲或盛服擁輿從或乘一驢
楚服馮策或從十餘騎遊獵而笑階深居掉書
囊與客必談

朝家事爲俗而亡何有奇表人輕入至乾清宮門適上出爲誰何者所獲而馮保得之置刃其袖挾使稱拱與陳洪謀以千金餌而使行刺時保兼領東廠與朱希孝同讞獄且成矣保先使四緹騎馳詣新鄭願指縣官備拱之逸縣官卽發卒圍拱第家人悉竊其金寶鳥獸竄拱欲自經不得乃出見緹騎問將何爲緹騎曰非有逮也恐驚公而使慰之耳拱乃稍稍自安而會居正初亦欲重拱罪旣念以非事體乃微風保保

尚持不肯從乃復風希孝希孝行數萬金以賂保用事者且賂

三宮左右當再讞忽大雷電保懼乃盡反其辭而坐其人以闌入宮門趣棄之市拱以驚憂成疾後稍愈不復振卒事見居正傳其家以卹典請馮保傳

旨謂拱事

先帝欺肆不忠罷弗予居正等請之始許復其官祭葬如例已復傳旨止與半葬而列其過於

祭詞春芳之歸也父母故無恙日縱聲樂爲懽
飲其父母以壽終而春芳病盲卒時年七十五

嘉靖以來首輔傳卷之六

終



